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五十三回 鄧九公奉敕西征

詩曰：渭水滔滔日夜流，西岐征戰幾時休。漫言虎豹纔離穴，又見貔貅樹敵樓。修德每愁糜白骨，荒淫反自詠金甌。豈知天意多顛倒，取次干戈不斷頭。

話說申公豹說反了土行孫下山，他又往各處去了。

且說當日絕龍嶺逃回軍士進汜水關，報與韓榮，說知聞太師死於絕龍嶺，隨修表報進朝歌。有微子看報，忙進偏殿，見紂王行禮稱臣。王曰：「朕無旨，皇伯有何奏章？」微子把聞太師的事奏啟一遍，紂王大驚：「孤數日前，恍惚之中明明見聞太師在鹿臺奏朕，言在絕龍嶺失利；今日果然如此！」紂王著實傷感。王問左右文武曰：「太師新亡，點那一員官，定要把姜尚拿解朝歌，與太師報讎。」眾官共議未決；有上大夫金勝出班奏曰：「三山關總兵官鄧九公，前日大破南伯侯鄂順，屢建大功；若破西岐，非此人不克成功。」紂王傳旨：「速發自旄、黃鉞，得專征伐。差官即往，星夜不許停留。」使命官王貞，持詔往三山關來，一路上馬行如箭，心去如飛，秋光正好，和暖堪行。怎見得：

千山水落蘆花碎，幾樹風揚紅葉醉。路途煙雨故人稀，黃菊芬菲山色麗，水寒荷破人憔悴。白蘋紅蓼滿江干，落霞孤鶩長空墜。依稀黯淡野雲飛，玄鳥去，賓鴻至，嘹嘹嚶嚶驚人寐。

話說天使所過府、州、縣、司，不止一日。其日到了三山關，驛內安歇。次日，到鄧九公帥府前。鄧九公同諸將等焚香接旨，開讀。詔曰：

「天子征伐，原為誅逆救民。大將專閩外之寄，正代天行拯溺之權。茲爾元戎鄧九公，累功三山關，嚴出入之防，邊烽無警；退鄂順之反叛，奏捷甚速；懋績大焉。今姬發不道，納亡招叛，大肆猖獗。朕辛勤問罪之師，彼反抗軍而樹敵；致王師累辱，大損國威，深為不法，朕之惡心。特敕爾前去，用心料理，相機進勦；務擒首惡，解闕獻俘，以正國典。朕決不惜茅土，以酌有功。爾其欽哉，毋負朕托重至意。故茲爾詔。」

鄧九公讀畢，待天使，等交代。王貞曰：「新總兵孔宣就到。」不一日，孔宣已到。鄧九公交代完畢，點將祭旗，次日起兵。忽報：「有一矮子來下書。」鄧九公令進帥府。見來人身不過四尺長，至滴水簷前行禮，將書呈上。鄧九公拆書，觀看來書，知申公豹所薦，乃是「土行孫效勞麾下」。鄧九公見土行孫人物不好：「欲待不留，恐申道友見怪；若要用他，不成規矩。……」沈吟良久：「……也罷，把他催糧應付三軍。」鄧九公曰：「土行孫，既申道兄薦你，吾不敢負命。後軍糧草缺少，用你為五軍督糧使。」命太鸞為正印先行；子鄧秀為副印先行；趙昇、孫焰紅為救應使；隨帶女孩兒鄧嬋玉，隨軍征伐。鄧元帥調人馬離了三山關，往西進發。一路上旗旛蕩蕩，殺氣騰騰。怎見得：

三軍踴躍，將士熊羆。征雲并殺氣相浮，劍戟共旗旛耀日。人雄如猛虎，馬驟似飛龍。弓彎銀漢月，箭穿虎狼牙。袍鎧鮮明如繡簇，喊聲大振若山崩。鞭梢施號令，渾如開放三月桃花；馬擺閃鑿鈴，恍似搖錠九秋金菊。威風凜凜，人人咬碎口中牙；殺氣騰騰，個個睜圓眉下眼。真如猛虎出山林，恰似大王離北關。

話說鄧九公人馬在路，也行有個月。一日來到西岐。哨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前面乃西岐東門，請令定奪。」鄧九公傳令：「安營。」怎見得：

營安八卦，旛列五方。左右擺攢簇軍兵；前後排密密層層將佐。拐子馬緊挨鹿角；連珠砲密護中軍。正是：刀鎗白映三冬雪，砲響聲高二月雷。

鄧九公安了行營，放砲吶喊。

且說西岐子牙自從破了聞太師，天下諸侯響應。忽探馬報入相府：「三山關鄧九公人馬駐紮東門。」子牙聞報，謂諸將曰：「鄧九公其人如何？」黃飛虎在側，啟曰：「鄧九公，將才也。」子牙笑曰：「將才好破，左道難破。」且言鄧九公次日傳令：「那員戰將先往西岐見頭陣走遭？」帳下先行官太鸞應聲：「願往。」調本部人馬出營，排開陣勢，立馬橫刀，大呼搦戰。探事馬報入相府：「有將請戰。」子牙問左右：「誰見頭陣？」有南宮适領令，提刀上馬，吶喊搖旗，衝出城來；見對陣一將，面如活蟹，海下黃鬚，坐烏騅馬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：

頂上金冠飛雙鳳，連環寶甲三鎖控。腰纏玉帶如團花，手執鋼刀寒光迸。錦囊暗帶七星鎚，鞍轡又把龍泉縱。大將逢時命即傾，旗開拱手諸侯重。三山關內大先行，四海聞名心膽痛。

話說南宮适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太鸞答曰：「吾乃三山關總兵鄧麾下，正印先行太鸞是也；今奉敕西征討賊。爾等不守臣節，招納叛亡，無故造反，恃強肆暴，壞朝廷之大臣，藐天朝之使命，殊為可恨。特命六師，勦除叛惡。爾等可下馬受縛，解往朝歌，盡成湯之大法，免生民之倒懸。如再執迷，悔之無及。」南宮适笑曰：「太鸞，你知聞太師、魔家四將、張桂芳等只落得焚身，斬首，片甲不歸。料爾等米粒之珠，吐光不大；蠅翅飛騰，去而不遠。速速早回，免遭屠戮。」太鸞大怒，催開紫驍騮，手中刀飛來直取。南宮适縱騎，合扇刀急架相還。兩馬相交，一場大戰。來往衝突，撞破花腔戰鼓，搖碎錦繡旗旛。來來往往，有三回回合。南宮适馬上逞英雄，展開刀勢，抖擻精神，倍加氣力。太鸞怒發，環眼雙睜，把合扇刀賣一個破錠，叫聲：「著！」一刀劈將下來。南宮适因小覷了太鸞，不曾在意，見一刀落將下來，南宮适著忙，叫聲「不好！」將身急閃過，那刀把護肩甲吞頭削去半邊，絨繩割斷了數肘，把南宮适說得魂飛天外，大敗進城。太鸞趕殺周兵，得勝回營，見鄧九公，曰：「今逢南宮适大戰，被末將刀劈護肩甲吞頭，不能梟首，請令定奪。」鄧九公曰：「首功居上；雖不能斬南宮适之首，已挫周將之銳。」且說南宮适進城，至相府，回見子牙，且言失利，幾乎喪師辱命。子牙曰：「『勝敗軍家之常』，為將務要見機，進則可以成功，退則可以保守無虞。此乃為將之急務也。」次日鄧九公傳令，調五方隊伍，大壯軍威，砲聲如雷，三軍踴躍，喊殺振天，來至城下，請姜子牙答話。探子馬報入相府。子牙吩咐辛甲：「先調大隊人馬出城，吾親會鄧九公。」西岐連珠砲響，兩扇門開，一簇人馬湧出。鄧九公定睛觀看，只見兩杆大紅旗，飄飄而出，引一隊人馬，分為前隊；有穿紅周將壓住陣腳。怎見得人馬雄偉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旗分離位列前鋒，朱雀迎頭百事凶。鐵騎橫排衝陣將，果然人馬似蛟龍。

二聲號砲，又見兩杆青旗，飛揚而出，引一隊人馬，立於左隊；有穿青周將壓住陣腳。怎見得人馬鷹揚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青龍旗展震宮旋，短劍長矛次第先。更有衝鋒窩裏砲，追風須用火攻前。

三聲砲響，只見兩杆白旗，飄揚而出，引一隊人馬，立於右隊；有穿白周將壓住陣腳。怎見得人馬勇猛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旗分兌位虎為頭，戈戟森森列敵樓。硬弩強弓遮戰士，中藏遁甲鬼神愁。

鄧九公對諸將曰：「姜尚用兵，真個紀律嚴明，甚得形勢之分，果有將才。」再看時，又見兩杆皂旗，飛舞而出，引一隊人馬，立於後隊；有穿黑周將壓住陣腳。怎見得人馬齊整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坎宮玄武黑旗旛，鞭鋼抓鎚襯鐵轡。左右救應為第一，鳴金擊鼓任頻敲。

又見中央擺列杏黃旗在前，引著一大隊人馬，攢簇五方八卦旗旛，眾門人一對對排鷹翅而出；有二員戰將，俱是金盔、金甲、紅袍、畫戟，左右分二騎；中間四不相上，端坐子牙，甚是氣概軒昂，兵威嚴肅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中央戊己號中軍，寶纛旗開五色雲。二牙門排將士，元戎大帥此中分。

話說鄧九公看子牙兵接五方而出，左右顧盼，進退舒徐，紀律嚴肅，井井有條，兵威甚整，真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不覺點首嗟歎：「果然話不虛傳！無怪先來將士損兵折將，真勁敵也！」乃縱馬向前言曰：「姜子牙請了！」子牙欠身答曰：「鄧元帥，卑

職少禮。」鄧九公曰：「姬發不道，大肆猖獗。你乃是崑崙山明士，為何不知人臣之禮，恃強叛國，大敗綱常，招亡結黨，法紀安在！及至天子震怒，興師問罪，尚敢逆天拒敵，爾必有大敗之愆；不守國規，自有戮身之苦。今天兵到日，急早下馬受縛，以免滿城生靈塗炭。如抗吾言，那時城破被擒，玉石碎焚，悔之晚矣。」子牙笑曰：「鄧將軍，你這篇言詞，真如痴人說夢。今天下歸周，人心效順，即數次主帥，俱兵亡將擄，片甲無回。今將軍將不過□員，兵不足二□萬，真如群羊鬥虎，以卵擊石，未有不敗者也。依吾愚見，不若速回兵馬，轉達天聽，言姬周並未有不臣之心，各安邊境，真是美事。若是執迷不悟，恐蹈聞太師之轍，那時噬臍何及！」鄧九公大怒，謂諸將曰：「似此賣麵編小人，敢觸犯天朝元宰，不殺此村夫，怎消此恨！」縱馬舞刀，飛來直取。子牙左有武成王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，大呼：「鄧九公不得無禮！」鄧九公見黃飛虎，大罵曰：「好反賊！敢來見吾！」二騎交加，刀鎗並舉。黃飛虎鎗法如龍；鄧九公刀法似虎。二將相交，一場大戰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証：

二將侍強無比賽，各守名利誇能會；一個赤銅刀舉盪人魂；一個銀鱗鎗飛驚鬼怪。一個衝營斬將勢無倫；一個捉虎擒龍誰敢對。生來一對惡凶神，大戰西岐爭世界。

話說鄧九公戰住黃飛虎。左哨哪吒見黃飛虎戰鄧九公不下，忍不得登開風火輪，搖鎗助戰。成湯營中鄧九公長子鄧秀縱馬衝來；這壁廂黃天化催開玉麒麟截戰。太鸞舞刀衝來；武吉搖鎗抵住。趙昇使方天戟殺來；這裏太顛攔住。成湯營孫焰紅衝殺過來；有黃天祿接住。兩家混戰，好殺！只殺得天昏地暗，旭日無光，喙喙戰鼓忙敲，咕叮噹兩家兵器。怎見得有賦為証，賦曰：

二家混戰，士卒奔騰。衝開隊伍勢如龍，砍倒旗旛雄似虎。兵對兵，將對將，各分頭目使深機；鎗迎鎗，箭迎箭，兩下交逢乘不意。你往我來，遭著兵刀命隨傾；顧後瞻前，錯了心神身不保。只殺得征雲黯淡，兩家將佐眼難明；那裏如怪霧瀰漫，報效兒郎尋隊伍。正是：英雄惡戰不尋常，棋逢敵手難分解。

話說兩家大戰西岐城下。哪吒使開火尖鎗，助黃飛虎協戰鄧九公。九公原是戰將，抖擻神威，展開大刀，精神加倍。哪吒見鄧九公勇猛，暗取乾坤圈打來，正中九公左臂上，打了個帶斷皮開，幾乎墜馬。周兵哪吒得勝，吶了一聲喊，殺奔過來。太顛不防趙昇把口一張，噴出數尺火來，燒得焦頭爛額，險些兒落馬。兩家混戰一場，各自收兵。且說九公敗進大營，聲喚不止，痛疼難禁，晝夜不安。且言子牙進城，回至相府，見太顛帶傷，命去調養。不表。

且言鄧九公在營，晝夜不安，有女嬋玉見父著傷，心下□分懊惱。次日，問過父安，稟：「爹爹且自調理，待女孩兒為父親報讎。」鄧九公曰：「吾兒須要仔細。」小姐隨點本部人馬，至城下請戰。子牙坐在銀安殿，正與眾將議事，忽報：「成湯營有一女將討戰。」子牙聽報，沉吟半晌。傍有武成王言曰：「丞相千場大戰未嘗憂懼；今聞一女將，為何沉吟不決？」子牙曰：「用兵有三忌：道人、頭陀、婦女。此三人非是左道，定有邪術。彼仗邪術，恐將士不提防，誤被所傷，深為利害。」哪吒應聲出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吩咐：「小心！」哪吒領命，上了風火輪，出得城來，果見一女將滾馬而至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証，讚曰：

紅羅包鳳髻，繡帶扣瀟湘。一瓣紅葉挑寶鏡，更現得金蓮窄窄；兩灣翠黛拂秋波，越覺得玉溜沉沉。嬌姿嫵娜，慵拈針好輪刀；玉手菁蔥，懶傍棹臺騎劣馬。桃臉通紅，羞答答通名問姓；玉鞭微狠，嬌怯怯奪利爭名。漫道佳人多猛烈，只因父子出營來。有詩為証，詩曰：

甲冑無雙貌出奇，嬌羞嫵娜更多姿。只因誤落凡塵裏，至使先行得結縈。

哪吒大呼曰：「女將慢來！」鄧嬋玉問曰：「來將是誰？」哪吒答曰：「吾乃是姜丞相麾下哪吒是也。你乃五體不全婦女，焉敢陣前使勇！況你係深閨弱質，不守家教，露面拋頭，不識羞愧。料你總會兵機，也難逃吾之手；還不回營，另換有名上將出來。」嬋玉大怒：「你就是傷吾父親讎人，今日受吾一刀！」切齒面紅，縱馬使雙刀來取。哪吒火尖鎗急架相還。二將往來，戰未數合，鄧嬋玉想：「吾先下手為強。」把馬一撥，掩一刀就走：「吾不及你！」哪吒點頭歎曰：「果然是個女子，不耐大戰。」竟往下趕來。趕未及三五射之地，鄧嬋玉扭頸回頭，見哪吒趕來，掛下刀，取五光石掌在手中，回手一下，正中哪吒臉上。正是：

發手五光出掌內，縱是仙凡也皺眉。

話說鄧嬋玉回手一石，正打中哪吒面上，只打得傳粉臉青紫，鼻眼皆平，敗回相府。子牙看見哪吒面上著傷，乃問其故。哪吒曰：「弟子與女將鄧嬋玉戰未數合，那賤人就走；弟子趕去，要拿他成功；不防他回首一道光華，卻是一個石頭，正中臉上，打得如此狼狽。」子牙曰：「追趕必要小心。」傍有黃天化言曰：「為將之道：身臨戰場，務要眼觀四處，耳聽八方。難道你一塊石頭也不會招架，被他打傷；今恐土星打斷，就破了相，一生俱是不好。」把哪吒氣得怒沖牛斗，今日失機著傷，又被黃天化一場取笑。

且說鄧嬋玉進營，見父親回話，說打傷哪吒一事。鄧九公聞言雖是觀喜，其如疼痛難禁。次日，嬋玉復來搦戰。探馬報入相府。子牙問：「誰去走一遭？」黃天化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曰：「須要仔細。」天化領令，上了玉麒麟，出城列陣。鄧嬋玉馬走如飛，上前問曰：「來將何名？」黃天化曰：「吾乃開國武成王長男黃天化是也。你這賤人，可是昨日將石打傷吾道兄哪吒？是你麼？不要走！」舉鎚就打。女將雙刀劈面來迎。二人鎚刀交架，未及數合，撥馬就走。嬋玉高聲叫曰：「黃天化，你敢來趕我？」天化在坐騎上思想：吾若不趕他，恐哪吒笑話我。」只得催開坐騎，往前趕來。鄧嬋玉聞腦後有聲，掛下雙刀，回手一石。黃天化急待閃時，已打在臉上，比哪吒分外打得狠，掩面遽回，進相府來回令。子牙見黃天化臉著重傷，仍問其故：「你如何不提防？」天化曰：「那賤人回馬就是一石，故此未及防備。」子牙曰：「且養傷痕。」哪吒在後，聽得黃天化失機，從後走出言曰：「為將要眼觀四處，耳聽八方。你連一女將如何也失手與他，被他打斷山根，一百年還是晦氣！」黃天化大怒曰：「你為何還我此言！我出於無心，你為何記其小忿！」哪吒亦怒：「你如何昨日辱我！」彼此爭論，被子牙一聲喝：「你兩個為國，何必如此！」二人各自負愧，退入後寨。不題。

且說鄧嬋玉得勝回營，見父親，言：「打了黃天化，敗進城去了。」鄧九公雖見連日得勝，但臂膊疼痛，度日如年。次日，鄧嬋玉又來城下請戰。探馬報入相府曰：有嬋玉在城下搦戰。」子牙曰：「誰去走遭？」楊戩在傍，對龍鬚虎曰：「此女用石打人，師兄可往；吾當掠陣。」龍鬚虎曰：「弟子願往；楊戩壓陣。」子牙許之。二人出城。鄧嬋玉一見城裏跳出一個東西來，自不曾見的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証：

發石如飛實可誇，龍生一種產靈芽。運成雲水歸周主，煉出奇形助子牙。手似鷹隼足似虎，身如魚滑鬚如蝦。「封神榜」上無名姓，徒建奇功與帝家。

話說鄧嬋玉見城內跳出個古怪東西來，誠得魂不附體，問曰：「來的甚麼東西？」龍鬚虎大怒：「好賤人！吾乃姜丞相門徒龍鬚虎便是。」嬋玉又問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龍鬚虎曰：「今奉吾師之命，特來擒你。」鄧嬋玉不知龍鬚虎發手有石，只見龍鬚虎把手一放，照著鄧嬋玉打來，有磨盤大小的石頭；兩隻手齊放，便如飛蝗一般，只打得遍地灰土迸起，甚如霹靂之聲。嬋玉馬上自思：「此石來得利害！若不仔細，便打了馬也是不好。」撥回馬就走。龍鬚虎趕來。嬋玉回頭一看，見龍鬚虎趕來，嬋玉回手一石打來。龍鬚虎見石光打來，把頭往下一躲，頸子長，彎將過來，正中頸子窩兒骨，把龍鬚虎打的扭著頸子跑。嬋玉復又一石，龍鬚虎獨足難立，打了一交。鄧嬋玉勒轉馬來，要取龍鬚虎首級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